

小舅突发脑溢血在清明节前去世,我和先生赶去芜湖郊县奔丧。多年未见的表哥见到我说,谢谢你们能来送我父亲最后一程,我们平时应该多走走。他还责怪我,孩子考大学时没有通知他。我笑言,那你不是也没通知我吗。他略尴尬地笑了。我们家一直保有孩子上大学要宴请宾客的习俗。是的,我们作为老表,几乎可以用现在流行的一词来形容:断亲。正如我妈常说的俗语: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就拉倒。细想一下还真是,虽然老表们都老了许多,沧海桑田写在脸上,但依稀能辨认出年少儿时的模样,但我们的孩子,彼此就完全是陌生人了。

距离远是一方面,更多的是现代生活节奏快,大家都忙于自己的家庭与工作,无暇顾及及其他。父母辈还常走动,到我们这一代,几乎停滞。听表哥说起我大舅家的表姐,去年得了癌症,在上海治疗的。我听了大吃一惊。这个表姐,曾是我们那条街上鼎鼎大名的美女,照相馆的橱窗里贴的都是她的照片,一颦一笑扣人心弦。她不仅人美,还心善,待人接物自有一种大家闺秀的风度,是我和妹妹小时候的偶像。至今仍记得表姐18岁那年来我家玩,身着一件黑白条纹连衣裙,白皙的皮肤,再加上明眸皓齿的灵动,看得我目不转睛。后来表姐嫁给一个军官,定居在芜湖。在我还居小城马鞍山的时候,因与芜湖离得近,我们两家还是常有走动。那时的表姐虽然没有记忆中炫目的美貌了,但还是美女一枚。之后,我举家搬迁到上海,她随军去黄山待过几年(后又重回芜湖),彼此也就“渐行渐远渐无书”。

在小舅的葬礼上,看到表姐的丈夫,中年如他,已是满头银发。他们夫妇感情一直很好,一个生病,另一个必然忧心。不禁黯然神伤。看六神磊磊的公众号里一篇文章说他人到四十,莫名其妙会被一些东西击中,比如过去的一个工作群里已有两位朋友永远不在,又说自己今年才过去几个月,就已回老家奔丧三次……深有同感。我有个表妹,人生得也美,聪明能干,在上海开粮店,兼卖猫粮狗粮,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夫贤子孝,可谓人生赢家。我曾写过一篇《宝琴的上海》,写表妹,“夏天喜欢穿绿色的短袖,露出一截雪白滚圆的胳膊,好比莲叶衬白藕,眼睛笑成弯月亮似的和顾客用沪语打着招呼”。可是,她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三年了。我们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也不忍见。毕竟她还那么年轻,活蹦乱跳的鲜活模样在我记忆里留存,谁知道命运竟如此冷酷对她。

人生本是一场逆旅,有人中途提前下车,看似无常其实也是正常,但作为家人来看,终究意难平。有的人则可能冥冥之中被上苍安排见了最后一次面。就像小舅,去年四月约我去马鞍山我妈妈家见一见,我欣然前往,没想到就是最后一面。小舅去世前两周,我忽然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电话里他笑言朗朗,我以为他还能活很久。

在小舅的葬礼上,失联多年的老表们重新又联系上了。妈妈兄弟姐妹四个,开枝散叶后,我有老表十余人,这次加了微信,热情地邀我去他们的城市玩,如数家珍地介绍旅游名胜、当地特产,真当收获亲情一箩筐。得知表姐病情控制得很好后,我和妹妹约好哪天去看望她。也许,眼睁睁地看到身边的突然失去,来不及告别,狠狠地被击中后,才知道更珍惜当下的拥有。老表们有的当了校长,有的是知名书法家,有的成了企业家,还有的是博物馆的馆长,更有一个表妹,成为承包几百亩地的现代农场主,带我去参观了她家的一大片油菜花田。老表们事业或蒸蒸日上,或如我一样成绩平平,大家都在这片土地上默默地奉献自己平凡的一生。年轻时动不动就血气方刚嚷嚷要挥剑断亲,中年归来,还是觉得老表最亲。至亲不走动也会疏远。往后余生,请多走动。

一天下午,路过我家门前不远处的一个高中校门口,偶遇七八个大学生在南北向约500米长、3米高的墙面上写字画画。我好奇地前去观看,并和他们攀谈起来。

他们是上大和上师大艺术系的学生,来教学实践,也做公益,是主动联系学校后来的。墙上从右到左画了24个直径约1.05米的大圆圈,圈外写上24个节气的名字,圈内画上树木花草、山水民宅等彩色中国画,还题上了诗词名句等。末端写有4个大字:“厚德载物”,每字高约1.05米,宽约80厘米,用的是繁体楷书。我问他们,怎么会想到要选二十四节气?他们七嘴八舌地说出理由:媒体人街头随意采访

业主群晒了一张截图:有关部门为最大限度地盘活停车资源,积极推进停车位错峰共享,列出了几十家附近的公共停车场,有大型超市、办公楼宇,甚至公园停车场。在感谢政府部门的同时,更希望能借助社会力量盘活现有的停车位。

比如,一些地方沿路边是划有停车位的,然而常常有车位却停不了车,一个因素就是很多社会车辆长期占用停车位,把原本公共资源变成了各自的“必要”。

比如,和大型商场、闹市区区域路边的临时停车位合理运行相比,深藏居民密集地的路边停车位还有更合理运行的空间。原本方便所有人的公用停车位,变成了部分人的私家车位,24小时无限停放的不在少数,更有甚者变成“僵尸车”的聚集地。

十五分钟内开门见绿是城市更新;街心花园、口袋公园、转角处见到风景,是美丽社区建设的重要举措。但试想一下,在一个怡情休息地,突然看到一台灰头土脸的“僵尸车”躺着,这显然是和美丽社区格格不入的。

社区是解决民生的最前沿,对居民的需要最了解,对停车位的使用状态也最熟悉。在协调错峰停车的同时,也盘活最近的停车位,岂不更好?

久违了,静安古寺!少年时代,我与它有朝夕相处的“亲密接触”。时隔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次来到这里,抚今追昔,勾起了重重回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就读的静安小学与古寺仅一墙之隔,声息相通。

静安寺忆旧

邓宾善

寺里做法事时木鱼声、念经声响成一片,煞是热闹。课间休息时,不少同学常踮起脚尖往墙那边窥视(墙上端是漏空的,能依稀看到寺里情状)。但只要上课铃一响,同学们立即回到教室,一切又复归于正常。诵经声、读书声此起彼伏。寺那边不时传来悠扬钟声,更使校园平添了几分肃穆之感。

静安小学的大门在南京西路上一条叫“庙弄”的巷子内。进得校门,有一



块小小空地,就成了学校的操场。操场一角有一棵银杏树,亭亭如盖,同时庇荫着学校和古寺。树根四周垒起一个平台,新学期开学,全校师生在大树下集合,平台就成了校长的讲台。校长姓毛,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学校那时属私立,我家孩子多,学费常常欠交。毛校长教我们语文,每当我走进教室,幼小的我便涨红了脸,不敢抬头。毛校长自然知道我欠着学费,但见了我只是微微一笑,并不给我脸色看。到了学期终了,所欠学费,总是减免了事。

由于操场太小,学校又在教学楼的平顶晒台上另辟一屋顶操场。屋顶操场居高临下,古寺一目了然;另一头则可俯视南京西路,车来人往,清晰可见。拖着小辮子的有轨电车,如活动的积木,“当当”地响着铃声缓缓地由华山

有一天与一位好久不见的教授朋友吃饭,被问了一句很久没有人问过的话:“你现在还去淘旧书吗?”虽然有些突兀,但总觉得这样的交谈仍然是最亲切的,往往让我感到,事变时迁,也并没有那么残酷。

如今想起来,曾经的几个春天里,宅居到差不多觉得可以出门的时候,第一件想做的事,居然是去一家位于杨浦区的菜场,有点不可思议。当然,从我所住的上海南郊一路向北,公共交通两个小时行程到达目的地,并不是为了买菜,而是去当时还在政肃路菜场二楼的复旦旧书店。永远满坑满谷堆

足店面的不分类二手书,走上店内二层时摇摇晃晃的木制扶梯,构成了我十多年来到复旦周边淘书的典型记忆。几乎每年春节过后总会第一时间杀到复旦旧书店,翻开开年第一波二手好书。多年下来,我也练出了一目十行中扫出好货的能力,而在一堆不起眼的书里插一两本性价比极高的作品,据说是老板的拿手游戏。复旦旧书店的书,按照严格的专业眼光来看,“好书率”并不算太高,但书店的宗旨既然明确是“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那个比率,对各取所需的读者而言可以提升到几乎百分百了。

老板永恒寸头,每一次去店里看到的他都被包围在书山中的柜台内,接电话、整理新货、标价,几乎没有时间谈笑风生,但回答具体问题时,有一种与一般生意人不太一样的从容。由是我亦羡慕了复旦十多年:上海似乎并没有别的高校,会在家门口拥有这样一家规模不小的探险式旧书店与低调谦和的老板。我一度用“去菜场”指代去复旦旧书店,其实也是在内心深处尽力摆脱“去书店”这个词在今日代表的太过严肃的学习意义

路转过弯来向东驶去。此情此景,不啻是一幅气韵生动的闹市风情图。

与古寺真正意义上的“亲密接触”,是放学以后的事了。古寺是免费开放的,我们一群学生背着书包结伴进去玩。寺内古木森森,鸟鸣啾啾,一派清静脱俗的气象,与寺外的繁华喧闹,判若两个世界。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威武高大的“四大金刚”,



举头仰望,对我辈儿童来说,真是应了那句话:“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小时候不懂什么佛教道理,只知拿来和《西游记》中的一些故事相印证。

和善男信女相比,我们这批“不速之客”实在是很“另类”的。我们一进寺内就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一片厮杀之声,真是罪过得紧。但有一次,我们倒是认真的:五个玩得很好的铁哥们,虔诚地跪倒,效学桃园三结义,结拜为异姓兄弟。五人异口同声,立下誓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能同日生,但求同日死。”当时信

或与“去喝咖啡聊天”几乎等等的打卡兴味。去复旦旧书店,就是去淘书,某种程度上是捕捉自身知识体系中汗牛充栋的漏网之鱼,淘书过程中不断在每一架书前挤逼的空间蹲下站起,绝不是闲庭信步,心态又胜似闲庭信步。

后来,复旦旧书店似乎逐渐成为了第一家网红书店,再后来,书店适配街区业态调整,搬去了更网红的大学路附近的伟德路,随着渐成规模的专业书店集群的绵延,复旦旧书店身上承载的文化基因更富集体性与时代风味。它曾经被形容为建立在菜场里的博尔赫斯意义上的“天堂”,我觉得实至名归。

旧梦不许记,有时是不得不记。搬迁的复旦旧书店,总是让我联想起三年前寒潮来临的元旦,与朋友去的宁海东路那家作为长期聚会据点的热气羊肉馆子,因应大世界周边的动迁计划,头发半白的老板娘表示到一月底就彻底收档,不再做了。

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个周末都看京剧,然后与老友杀到宁海东路羊肉店,挑二楼窗口一个几乎被顶部管道隔断的小空间桌子,点两份羊肉,几碟小菜,围炉谈天。谈天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共同见证彼此在动荡的精神状态里不断变化的人生与仍旧没能实现的愿望。

羊肉店从来没当过网红,在2021年新春开始的某个周日悄无声息关张了,友人叹曰“夜色深沉,蒸汽升腾,无事永恒”。那座冒着热气的小半阁楼,对我们几个不太算得上“成功人士”的戏搭子来说,曾经也是一座天堂。

年复年年,我们仍旧有很多难关要越过,生命里曾经存在过的这些不同意义的“天堂之地”,陪着我(或我们)披荆斩棘,它们不可能永生,却值得你爱惜珍重,至少一回。



誓旦旦,但日后各自飘零星散,现在看来,上述誓言多半是不能兑现的了。小学毕业以后的漫长岁月,升学、工作,远离了古寺。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静安小学已不复存在,对面那当年上海唯一的下沉式广场如今又焕新再出发,古寺周遭的城市气息更为沉郁了。盘桓良久,翩翩思绪越过历史旧梦,不由得感慨系之。

上海方言的“男”和“女”读音非常接近,用语言学的行话说,“男”的韵母是前半高圆唇元音,“女”的韵母是前高圆唇元音,和上海人,就差一个韭菜叶。

在海上人听觉中,上海话的“男”和“女”区分非常明显,但在外地人尤其是北方官话地区的人听来,几乎没有差别,“男”听起来像“女”,“女”听起来更像“女”。我在教现代汉语课时,常给学生做一个实验:拿一张白纸,一面写“男”,一面写“女”,找一位上海同学读,找一位北方官话同学听。上海同学读“男”,问北方同学他读的是“男”还是“女”,按照事先预测,北方同学听到的是“女”;上海同学读“女”,再问北方同学,听到的依然是“女”。这个实验是想说明一个原理:在一种语言或方言中语音上区分得非常清楚的两个音,在另一种语言或方言中很可能是分不清楚的。所以,音位的区分和归并,归根到底是由言语社团规约决定的,并非取决于音位自身的近似程度。

这个实验屡试不爽。但最近的一次却出了意外:一位上海同学把“男”的韵母读为前半低不圆唇元音,“男”的读音近似“耐”。这样,“男”和“女”的读音就相差很大,容易分清。我就这个情况请教了同事单虹老师,她是一位专业基础非常扎实的上海籍现代汉语老师。单老师告诉我,上海人确实也有把“男”的韵母读为前半低不圆唇元音的。看来,无论是语言还是方言,都是极其复杂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群体,都可能有不同的读音。

七夕会

七夕会

夜樱盛景

沈洪摄

上海方言的「男」和「女」

宗守云

时尚